

藏

書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一

○六直節名臣

○朱暉朱穆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暉蚤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而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宛城道遇賊刃劫諸婦略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獨暉拔劍而前曰財物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歿日也賊見其小笑曰童子內刀因捨去永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驃騎將軍

東平王蒼聞而辟暉。正月朔旦，蒼入賀，故事少府給壁。是時陰就爲少府卿，貴驕，更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求壁不得，暉望見少府主簿持壁，卽往詒之。曰：我素聞壁而末嘗得見，請一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捧壁，主簿大驚，遽白就。就曰：朱掾賢者，勿與求，更以它壁朝見可也。蒼罷，喜謂暉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蘭如？如顯宗聞而壯之。及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爲衛士令，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多得生。

濟其不義之囚，卽時僵仆。吏人畏愛，爲之歌曰：「疆直

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初暉同縣，張堪

具服。

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一日見暉，把臂語曰：「欲以妻

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堪卒，暉聞其妻

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

疋，以爲常。暉少子頡怪而問故，暉曰：「堪嘗有知己之

言，吾以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蚤卒，有

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徒相虞爲南陽太守，召暉

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相信如

此肅宗巡狩召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卽拜暉尚書僕射暉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根頡子穆字公叔幼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亾失衣冠顛墜阬岸其父嘗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年二十爲郡督郵迎新太守太守問曰君年少爲督郵族勢耶爲有令德穆對曰郡中瞻望明府如仲尼以謂非顏子不足以迎太守也太守因問風俗人物太奇之遂歷職股肱舉孝廉順帝末江淮盜賊羣起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若以爲謀主賊不足平也冀

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及相帝卽位順烈太
后臨朝穆以冀勢地親重望其有以扶持王室因推
災異奏記以勸戒冀而引易卦龍戰于野之文又薦
种暲樂巴等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黃龍二見沛
國冀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爲驗於是請暲爲從
事亦、好、中郎薦巴爲議郎舉穆高第爲侍御史時同郡康
叔盛者隱武當山清靜自居傳經教授穆時年五十
奉書稱弟子康歿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甚爲當時
所服常感時澆薄作崇厚論其略曰俗之薄也有自

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爲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於道，則媿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于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爲薄，淳樸以禮法爲賊也。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釁積，招禍奏記諫曰：伏以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爲羣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頃者官入俱匱，加以水蟲爲害，京師

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賕，皆當出民，榜掠剝殫，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非德選，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歎嗟。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財空戶散，百姓離心，馬免之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非守國之計所宜苟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與而

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莫之。豈可以去時卽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請，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旣張，遠邇通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矣。冀不納而縱恣日甚，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取。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流離，冀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爲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

人及到奏劾諸部至有自殺者以威略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璵璠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十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強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嗇則令伊顏化爲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好榮而惡辱惡生而

好死也感王綱之不懼懼天綱之久失故竭心懷憂
爲上深訖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覽奏乃赦之
穆居家數年在朝諸人又多有推薦者復徵拜尚書
穆旣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
疏帝不納後因進見口自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
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
奏皆用姓族自和帝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
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
人主窮困天下空皆罷遣博選耆儒與叅政事帝怒

不應穆伏不冝起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穆矣
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延熹六年卒年六
十四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教書詩記朔凡二
十篇蔡邕嘗至其家自寫之穆爲御史時桓帝幸辟
雍禮畢公卿趨出虎賁執弓者置弓階上公卿下階
咸避弓穆過呵曰執天子弓何說投地卽劾奏虎賁
抵罪其剛直似其祖暉以故見忌於人所在多被劾
以去亦與祖同然卒亦誰不去也而冝以此易彼乎
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貞宣及穆卒蔡

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曰文忠荀爽聞而非之
可以見其鄙矣張璠謂朱蔡見衰世臧否不立是以
私議亦謂不獲已焉耳乃范曄論之曰穆著絕交論
蔡邕以爲貞而孤於是又作正交以廣其志夫古之
善交者鮮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中世有廉
范慶鴻陳重雷義曄蓋譏絕交也是豈識公叔著論
之本意乎况荆卿豫讓歷萬世而一遇遇且不可又
曷可絕也曄之見益鄙矣且夫彈冠結綬時勢相依
正今士之弊曄獨以爲至交傷哉益以見世之無交

也不待絕而自絕矣。因爲歌曰：

不須絕交，交自絕。我交已絕，我無交。可絕。一絕

爰有劉峻廣而論之，可喜。范曄不覩其辭。二絕

范氏若在，必有褒貶。著書立言，有口無眼。三絕

荆卿豫讓，千載無雙。朱暉朱穆，祖孫略同。四絕

范曄何人，厥膽孔大。無識無行，口復利害。五絕

欲絕交游，先絕此囚。伯宗劉漑，未足深仇。六絕

○彭修

彭修字子陽，毗陵人。年十五時，與父俱出爲盜，所劫

修困迫拔佩刀而前曰父辱子死卿等何不顧死邪
羣盜笑曰此義童也不宜逼之遂辭去後仕郡爲功
曹時西部都尉宰鼂行太守事收吳縣獄吏將殺之
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力鼂怒亦收意掾史等皆莫敢
諫修排閤直入謂宰鼂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修請
聞其過鼂曰受教三日而不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
乎修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攀毀欄檻自非
賢君焉得忠臣修敢慶明府爲賢君而以主簿爲忠
臣也鼂乃原意而貰獄吏後賊張子林等作亂郡請

修守吳令。修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太守，馳競射之。飛矢雨集，修障太守，爲流矢所中。歿。賊素聞修恩，信卽殺弩中修者。餘悉降散。太守得全，賊謂太守曰：我輩自爲彭君降，不爲太守降也。

○李善 家僮

李善，字次孫，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疾疫，元家相繼歿，沒維孤兒續，纔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共計議欲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出隱山，湯瑕立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漚推燥。

就濕備嘗艱劬。年十歲善與本縣修理舊業告奴

如其奴婢等。

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鐘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

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顯宗時辟公

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涪陽

過李元塚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拜墓哭泣

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泣曰君夫人善在

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異俗遷九

江太守續至河間相

○范式孔嵩

范式字巨卿，山陽人。少遊太學，與汝南張邵爲友。邵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載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爲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介醢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同郡郵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元伯臨篤，歎曰：「恨不見下俗吾死友而灰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而誰？」元伯曰：「若一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

死友也。尋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介時葬。永歸黃泉，長與子別矣。」式恍然覺，悟悲嘆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到而喪已發，引旣至壙，將窆，柩不冝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停柩移時，乃見巨卿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式因執紼而引柩，乃前後到京師。有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太學，與式未及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

沒後、但以尸埋巨卿戶前、并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葬於臨湘、未至四五里、委素書、柩上、哭別而去、長沙上計掾吏、上書表式行狀、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變姓名、備爲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

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豈爲鄙哉式敕縣代嵩嵩以先備未竟不肖去後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自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送馬歸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卒

李生曰觀二子官皆至刺史郡守則前此舉動皆馬扁也非虞卿真節義比矣謂之局騙不亦宜乎然二子亦難矣信如巨卿則雖馬扁吾甘奉之也

○王忱

王忱字少林廣漢新都人嘗詣京於空舍中見一書
生疾困甚書生謂忱曰我當到洛陽今被重病必死
無疑有金十斤願公葬我骸骨忱未及問名姓而書
生命絕忱因齎一金以營殯葬其餘悉置棺下後數
年縣署忱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
又有卒風飄一繡被墮于忱所忱後乘馬到雒縣馬
駝忱徑入它舍主人見馬大喜因問忱得馬之由忱
具說馬及繡被事主人悵然良久曰被隨風與馬俱
亡卿何陰德而致是乎忱自念唯有葬書生一事因

說書生形貌及埋金處所，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去向，何意如是？大恩久不報，天故以此章卿德矣。彥父因告新都令，假恠迎喪，以歸。餘金俱存，恠由是顯名。後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鰲亭亭，長曰：亭有鬼，時時殺過客，不可宿也。恠不聽。夜深，果有稱冤聲。恠祝曰：如有枉狀，可前求理。女人曰：無衣，不敢前。恠投衣與之。女因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劫取財物，仍殺妾家。千餘口埋于此樓之下。恠問亭長姓名，女曰：卽今門。

下游徽是也。忱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白曰：不得訴，每夜陳寃，客輒不應，不勝感恚，故耳。忱曰：當爲汝理此寃，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投地，忽然不見。明日，忱召游徽，詰問具服，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忱因遣吏送其喪歸鄉里，亭遂清吉。

○戴封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年十五，謁太學師事鄭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仍還京師卒。

業時同學石敬平瘟病卒封養視殯斂以所齎糧市
小棺送喪到家更斂見敬平是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
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
知處封追與之曰知諸君乏故并相送賊大驚曰此
賢人也後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
災伏異者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
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汝潁雖有蝗災獨不入西華
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旣去蝗亦頓除一境
奇之遷中山相永元十一年徵拜太常卒官

○李固杜喬 附李郃

李固字子堅，漢中人。司徒郃之子也。固狀類有奇表，少好學，徒步尋師，空覽墳籍，有志之士聞風來從者，不遠千里。京師嘆曰：「是復爲李公矣。」陽嘉二年，有地震，山崩之異。公卿舉固，詔特問當世之弊，爲政所宜。固對曰：「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改亂嫡嗣。至今聖躬狼狽，龍興卽位，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三百餘年，

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母之恩故忘爵賞之寵
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爲也今宋阿
母雖有勤謹之功但加賞賜足以酬勞至於裂土開
國實乖舊典又詔書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
史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
日月之側聲勢震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諂僞之
徒望風進舉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
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
也夫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

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平運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誠宜審擇其人，以匡聖政。至於官聖主，亦宜審擇，不令權重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卽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然阿母與宦者從此疾固矣。因詐爲飛章以陷固，僕射黃瓊白之，久乃得拜議郎。永和中，荊州盜起，以固爲荊州刺史，固遣吏勞問境內，赦前釁，與之更始。餘黨悉降，固因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贓穢，賜等懼罪，共賂大將軍梁冀，冀爲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爲

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追討不能制
固到悉遣郡兵歸農但畱任戰者百餘人而以恩信
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冲帝卽位以
固爲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固以清河
王蒜年長有德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有德
任親政事者冀不聽而立安樂王子縉年方八歲是
爲質帝時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相固所匡正輒
從故一時黃門宦者並與斥遣天下咸望太平而梁
冀猜忌愈甚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

事又奏免百十餘人於是羣小怨望希望冀有共作
飛章以誣固罪書奏冀白太后使下其事賴太后不
聽而止冀畏帝聰明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促召
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令
腹中煩悶得水尚可活時冀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
語未絕而帝崩固伏尸號哭推舉待醫冀恐事泄大
患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大鴻臚杜
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取尊親宜立爲
嗣冀嘿然先是蠡吾侯志當娶冀妹時在京師冀欲

立之而未有候中常侍曹騰等聞之往說冀曰將軍
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幾賓客縱橫頗多過失清
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無處所矣不如立蠡吾侯
富貴可長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
辭激切自胡廣趙戒而下莫不憚之皆曰惟大將軍
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前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知冀
不從猶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
立蠡吾侯是爲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
謀立蒜爲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爲妖言下

獄門生渤海王調之械上書証固之枉河內趙承等
數十人亦要鉄鎖詣闕通訴賴太后明之乃得出固
既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益驚乃更奏前
事固遂被害時年五十四州郡收固二子基滋於偃
城皆歿獄中少子燮得脫亡命冀乃露固尸於四衢
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生一歿之文年始成童遊
學洛陽乃左提章鉄右秉鉄鎖詣闕上書乞收固尸
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
曰李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異端卿

曹何等腐生公犯詒書于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
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
也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
不踣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
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去太后憐之乃
聽祿斂歸葬初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
鄉里少子燮時年十三燮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
賢而有智見三子歸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
兄謀藏匿燮託言燮還京師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

子文姬乃告其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燮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小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精專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旣誅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遣之姊弟相見悲感有人姊因戒燮曰先公爲漢忠臣遭遇傾亂梁冀肆虐今吾宗祀將絕今幸而得濟慎無以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

燮謹從其誨，後徵拜議郎。靈帝時，拜安平相。初，安平王續爲張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燮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爲妖賊所虜，損辱聖朝，不立復國。故京師語曰：『父不肖立帝，子不肖立王。』先是，潁川甄邵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梁冀，亡奔邵。邵納之，納，入也。陰以告冀，冀卽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邵埋有此厥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時燮爲河南尹，行塗遇之，使卒投邵車于溝中，恣意笞撻，大署帛於其背，曰：「謫貴賣友，貪官埋母，仍具表其狀。」邵以此

終身廢錮

李生曰快矣哉。固既死而有生。死之交若郭亮若董班若亭長若王成者。王成大類程嬰也。又有若王調若趙承何門下之多士乎。或各從其類矣。

李郃字孟節。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郃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卽位。分遣使者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

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郤指星示之云有二使
星向益州分野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郤
猶爲吏也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
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郤進諫曰竇
將軍椒房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
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
郤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郤遂所在畱遲以觀其變
行至扶風而憲果就國自殺支黨皆伏誅凡交通憲
者皆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與郤五遷尚書令拜太常

元初四年代表袁敞爲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爲司徒及北鄉侯病郤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而孫程等事先成故郤功不顯會將作大匠翟酺上郤潛圖大計之功於是封郤涉都侯郤辭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李生曰此老見識勝其子固

○陳蕃朱震

陳蕃字仲舉汝南人蕃少時間處一室而廷宇無穢不掃父友薛勤謂之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

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以太尉李固表薦再遷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有高行前後郡守招之皆不至唯蕃至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時有趙宣者親旣葬而不閉塋襚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皆以禮敦請蕃就而訪之見其五子皆自服中產因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不肯者企及故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况乃寢宿冢藏孕育其中乎○是定誑時惑衆莫此爲甚遂致之罪大將軍梁冀時遣書詣蕃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

左轉修武令，稍遷拜尚書，又坐忤上，左右出爲豫章太守。蕃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畏之。及徵爲尚書令，送者皆不出郭。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諫，帝嘉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人。延熹八年，代楊秉爲太尉。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蕃上疏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竇后臨朝，靈帝卽位，封蕃尚陽侯。蕃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爲皇后，蕃以田氏卑微，竇良族爭之甚力，帝不得已，乃立竇

后及后臨朝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輔政徵用
名賢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
與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交構諂事太后太后信之
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甚支類多行貪虐蕃疾之常
欲以事誅之會竇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
太后乃上疏言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
知臣疾之太后不納蕃因與竇武共謀誅節甫等未
決而事泄節等矯詔殺武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
官屬諸生八十餘人拔刀突入承天門攘臂呼曰大

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乃云竇氏不道何邪王甫

說符有理

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

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貲財

億計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爲柱梁枉撓阿黨復焉

求賊遂令收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蹋跋蕃

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說符有理員數奪我曹廩假不卽口害

蕃徙其家屬於北境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

友人陳畱朱震時爲銍令聞而往哭收葬蕃尸好口漢匿其

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終

不言故逸得免震字伯厚初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
單匡贓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
下廷尉因以譴超超詣獄自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
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臧書名臣傳卷二十二

○六直節名臣

○皇甫規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賢果爲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椽其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規乃上疏求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

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臣每
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故
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羌戎潰
叛皆由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
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
士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
命餓歿溝壑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
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
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

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也時不能用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梁冀忿其刺已以規爲下策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於死遂以詩易教授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三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

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其年冬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荅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規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

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令當急舉奏芳曰
威明欲避第仕路吾當爲朝廷愛才遂不問及黨事
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
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
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
所附也臣空坐之朝矣知而不問熹平三年以疾召
還未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二一節者賦銘碑讚禱文弔
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三篇

○史弼裴瑜魏邵陶並洪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辟公府遷尚書出爲平原
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弗達及者多至數百
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髡笞掾史從事
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
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
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它
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
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歎
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卽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

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弼
爲政特挫抑疆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還爲河東
太守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
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遣諸生齎書積日不得通生
乃說以它事謁弼而達覽書弼怒曰太守忝荷重任
當選士報國亦何人乎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承
掾史千餘人皆諫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卽日考殺之
侯覽大怨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
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_得到嶠澗之間大言曰明

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
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昔人刎頸九次，此生故
不恨。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前孝廉魏
六文劭毀變形服，詐爲家僮，護弼。弼受誣事，當棄市。劭與
同郡人賣郡邸，妙人行賂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
時人或譏之。陶丘洪曰：昔文王姜里，闕散懷金。史弼
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刑竟歸田里，稱病閉門，不
出。裴瑜位至尚書。

○趙岐孫嵩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
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也岐娶扶風馬
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
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乃爲
遺令勅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邈無箕山之操仕無伊
呂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負石於吾墓前
刻其上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
其後疾瘳舉理劇爲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
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卽日西歸京

兆尹延篤復以爲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玆爲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玆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不必不必又數爲貶議。玆深毒恨。延熹元年，玆爲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去。玆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見岐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及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卽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

嵩名卽以實告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
歿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復壁中數年岐作尸
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歿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
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
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
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爲禦寇論靈帝初復
遭黨錮十餘歲大將軍何進舉爲燉煌太守行至襄
武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爲賊邊章等所執賊
欲脇以爲帥岐詭辭得免展轉還長安獻帝西都復

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

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承卽表遣岐使荆督租糧。岐至，劉表卽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劉表，表不爲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其上爲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畱荊州。曹操爲司空，舉岐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岐。於是就拜岐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

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王位皆爲讚頌勅其
子曰我歿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簾白衣散髮其上
覆以單被卽日便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著孟子
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

○李膺景毅李篤毛欽夏馥何顒

李膺字元禮潁川人膺性簡亢惟以同郡荀淑陳寔
爲師友初舉孝廉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
矢石破走之未幾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
餘人荀爽嘗就謁膺旣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

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爲度遼將軍羌虜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膺聲振夷域拜爲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殺孕婦聞膺至懼罪逃還京師○比○如○○匿見讓第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卽殺之讓訴於帝有詔詰問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滿一旬私懼稽留爲愆

不意反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歟不旋踵特乞畱
五日尅殄元惡然後退就鼎鑊帝聖主顧謂議曰此汝弟
之罪司隸何愆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膺獨持風
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帝初
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位擢福爲尚書時
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
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各
樹朋徒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
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暉

爲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
剛勁疾惡如讐於是二郡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
陽宗資主盡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太學諸生二萬餘人郭泰賈彪爲其冠與李膺陳蕃
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
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于是中外承風競以臧
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宛有
富賈張泛者頗以賂遺中官得顯位用勢縱橫岑嗔
與賊曹史張牧勸成瑨收捕泛既而遇赦瑨竟誅之

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然後奏聞小黃門趙

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盪瓚使郡吏王允訶捕亦於

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泛妻上書訟寃帝

大怒徵瓚瓚皆下獄竟死獄中瓚瓚素剛直有經術

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岑暉張牧逃竄獲免河內張

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

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宦官教成弟

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

相馳驅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于是天子震

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劾之曰
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不肖平嘗帝
愈怒遂策免蕃而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陳蕃既免
朝臣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賴賈彪出身西說竇武霍
謂等使訟之膺等亦頗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以天
時肆赦膺等乃得免歸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
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其相標
榜爲稱號而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
之所宗也李膺杜密等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

秦范滂尹勳等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暉劉表等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等爲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獨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膺曰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沉與時升降頃之帝崩陳蕃爲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謀誅諸宦故引用天下名士以膺爲長樂少府及陳竇敗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

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爲儉所棄承覽意旨
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
危社稷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
諸鈎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超
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
曰何以爲鈎黨對曰鈎黨者卽黨人也上曰黨人何
用爲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爲不軌上
曰不軌欲何如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于時鄉
人謂膺曰可以去矣對曰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

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頤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免。遂自表免歸。自黨禍起。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名士亡。非其罪。縱在此。公其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遽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今日分之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

去篤道儉經北海戲本外子然家遂入漁陽出塞其所經

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偏天下宗親並

皆殄滅郡縣爲之殘破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後爲

衛尉卒年八十四初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己

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自剪髮

變形入林慮山隱姓名爲冶家傭親突烟炭形貌毀

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織帛追求餉之馥

不受曰奈何載禍相餉乎黨禁未解而卒南陽何顒

與陳蕃李膺善亦被收捕乃變名姓匿汝南間與表

紹爲奔走之交。嘗私人洛陽。從紹計議。爲諸名士。罹黨事者。求救援。設權計。使得逃隱所。全免甚衆。

○賈彪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志節慷慨。少與同郡荀爽齊名。初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有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刦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

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曰賈女。延熹九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暉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出。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

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范滂

范滂字孟博汝南人也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爲清詔使按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宐以公禮格之蕃乃謝焉復爲太尉黃瓊所

辟後牢修誣言鈞黨滂坐繫門北寺獄獄吏謂曰
凡坐繫者皆祭皋陶滂曰皋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
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王甫詰曰君爲人
臣不忠其造部黨是評論朝廷虛構無端並欲何爲滂
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
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
以爲黨乃慷慨仰天曰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
善身陷大戮身歿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
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

亦好人

夫頭巾

滂初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而不謝
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胡說亂引祁奚救之未聞羊舌
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建寧二年復大誅黨
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
牀而泣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
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何爲在此滂曰
大合目也滂歿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
就與之訣滂白母曰弟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
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

增感戚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母曰汝今得與李杜
齊名歟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何兼得乎滂跪
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
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
年三十三遂被殺

○王允趙戩士孫瑞王宏

王允太原人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
里王佐才也黃巾賊起拜豫州刺史允辟荀爽孔融
爲從事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

中郎將朱雋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
賔客書允具發其奸以狀聞靈帝責怒讓竟不能罪
讓讓遂懷挾忿怒以事中允明年遂傳下獄會赦還
復刺史旬日間復以他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
不欲使更楚辱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故一月再
徵凶慝難量幸深爲計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具流涕
奉藥而進允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
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之理投杯而起出就檻
車既至廷尉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其上

疏請之。得以減死論。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及帝崩。乃奔喪。獻帝卽位。拜守尚書令。代楊彪爲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時董卓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允扶持王室於危亂之間。臣主內外莫不倚恃。允見卓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其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

拔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瑞爲僕射瓚爲

尚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爲溫侯食邑

胡攸

妙人

五千戶允讓不受士孫瑞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

公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

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允與士孫瑞楊

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

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允初議赦卓部

天不特漢

曲呂布亦數勸之旣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

若名爲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

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特頒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仗正持重。不循權宜。是以羣下不甚親附。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

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拒險屯陝，雖安涼州而
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譎言，當悉誅涼州人。
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
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
而欲解兵，當爲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催、郭汜等遂合
謀爲亂，攻長安城。陷，呂布走。招允曰：「公可以胡說去乎？」允
曰：「若茅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
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小，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
也。努力。」讎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初，允以同郡朱

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
穀富實李催等欲卽殺允懼二部爲患乃先徵翼宏
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催以我二人在外故未敢危
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矣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
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况其黨與
乎若舉兵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
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催乃收
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天子感動百姓喪
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其喪

孔融脂習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爲元帝師位至侍中父仲太山都尉融兄弟七人而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取小者大人問其故荅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人共奇之年十歲隨父詣京師見河南尹李膺年十六藏匿張儉事發與母兄爭死融由是顯名黃巾賊反北海爲賊衝董卓諷三府舉融爲北海相融到郡爲賊所圍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

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卽遣三千兵救之。獻帝都許。曹操征融。爲將作大匠。又遷少府。時論欲復肉刑。融建議曰。古者敦龐善否不別。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爲善耳。雖

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
這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
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
之守邊，無所復施也。及征烏桓，融復嘲操曰：大將軍
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
羊，可并案也。時年饑，兵興，操表制酒禁，融又書爭之。
其辭云：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
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
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干鍾，無以建太平，孔非

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卮鴻門非豚肩鍾酒無以
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主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
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暘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
以開中興爰益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
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于漢
屈原不哺糟飲醢取困于楚由是觀之酒何負于政
哉又書曰昨承訓荅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
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亾今令不絕
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

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
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爲戒也融
見操雄詐中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又嘗奏
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
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
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郗慮好人可愛承望風旨以徵法奏
免融官歲餘復拜太中大夫融勝、卓、老性寬好士喜誘後進
及居間職賓客日盛曹操好人可愛積猜嫌而郗慮復譖成
其罪過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少府

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于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旣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歿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急重誅書奏下獄棄市融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素善融剛直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獨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欲吾何用生爲操聞之

大怒收習將受之。公乃得放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漢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昔宣帝時，司隸校尉蓋寬饒以直言得罪，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懷書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誣，控于是上書訟之。故范曄論之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虎，藜藿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紆盜齊之難。若文舉之高志直情，真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于人，存代終之規啓機于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

有負園委曲。可以每其生哉。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者也。此范曄得意之論也。亦可以見曄之不凡矣。

○田疇

田疇無終人也。好讀書擊劔。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身備宗室遺老。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平衆議。咸推疇。虞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

私行期于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徑而去。遂至長安致命。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謂疇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于我？疇答曰：漢室衰頽。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恐非所樂聞。故不敢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旣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豈復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

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讐不報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統一恐不能久安願推擇其長而賢者以爲之主皆曰善乃共念疇疇乃爲約東相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衆皆便之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驛使致貢遺袁紹數遣使招命紹來其子尚又辟之疇終

不行。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烏丸，未至，遣使辟疇。疇
戒其門下，趨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
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來，而君若恐，弗及何也？疇笑而
謂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
掾。次無終，時方夏，水雨潭滯，虜亦遮守，要軍不得
進。操患之，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
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
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
可從。今虜將以大軍不得進，未免懈弛。若回軍從盧

龍口。越白檀之險。出虛空之地。掩其不備。蹋頰之首。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于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候秋冬。乃進。遂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操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自以始爲君難。率衆遁逃。反以爲利。非本意也。固讓不受。操知其至心許而不奪。復從征荊州。還操追念疇功。乃復封以前爵。疇上疏陳

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終不受有
司劾疇疇素與夏侯惇善操與惇曰且往以情喻之
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操所戒疇揣
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
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
之人耳蒙恩活命為幸多矣豈可責盧龍之塞以易
爵祿哉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目列於前言未卒涕
泣橫流惇具答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年

陶淵明擬古云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歿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旣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季中觀陶公此詩則子春始終爲漢已可知矣其不受爵祿有以也

○周處

周處字子隱陽羨人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不修細行縱情肆暴州里患之因慨然有改勵之志立謂其鄉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諸父老何所苦而不樂乎

父老曰三害未除是以不樂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
額猛獸一也長橋下蛟二也并子三也處遂入山射
殺猛獸投水搏蛟乃入吳尋二陸勵志修身期年州
府交辟仕爲東觀左丞及吳平王渾登建業官釀酒
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今日得無戚與處對曰漢
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非
惟一人不得不得渾大慚入洛累遷御史中丞糾劾不避權戚
梁王彤嘗違法處按劾之至是秦雍氐羌反羌帥齊
萬年僭帝號圍涇陽詔以處爲建威將軍隸安西將

軍夏侯駿以討之時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處其節下也中書令陳準言於上曰駿與梁王皆貴戚重臣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以陷之不聽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必敗亦謂處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處曰忠孝之道不得兩全旣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梁王彤夏侯駿果使處以五千兵擊之處知其必死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

期之克令終。自旦戰至暮，斬獲甚多，絃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兵，處按劍而言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處三子：玘、義興、郡侯。次靖，次札。會稽內史玘、靖皆有奇節，大勳。諸孫：勰、烏程侯懋、清流亭侯筵、吳興內史贊、武康縣侯晉、都鄉侯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爲比。

○祖逖

祖逖字士雅，范陽人也。逖性豁蕩，不修儀檢，輕財好俠。每至田舍，輒散穀帛以調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

之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夜同寢聞荒雞鳴蹴琨起
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或中宵起坐謂琨曰若四海
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矣及京師
大亂逃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載諸同
行老疾者而躬自徒步藥物衣糧盡與衆共是以少
長咸悅推逃爲主行達泗口元帝用爲軍諮祭酒居
于丹徒之京口時楊士大饑逃賓客多爲盜剽逃撫
慰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爲吏所繩逃輒擁護救
解之談者以此少逃然逃自若也元帝時方定江南

未遑北伐，狄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黎被殘，人有奮志，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率，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嚮赴國，恥可雪矣。元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感歎。初，流人張平、樊雅等俱屯結在譙，其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千，皆統屬平。平衆盛，逖不得進。逖誘浮使斬平，於是遂進據大丘。樊雅復

夜襲逃直趨逃幕逃命左右距雅有陳川者時號寧朔將軍遣其將李頭援逃逃於是復進尅譙城據之李頭之助討譙城也力戰有勲逃時獲雅駿馬李頭欲之而不敢言逃遂與頭頭感而言曰若得此人爲主死無恨矣川聞之殺頭以其衆歸石勒勒遣石虎領兵五萬衛陳川逃設奇擊之虎大敗收兵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于西臺逃遣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逃軍開東門與相守九四旬而賊遁先是逃以布囊盛土如米使于餘人

運上東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於路者，賊逐之，卽棄擔走。賊得米，以謂逖衆皆豐飽矣。勒乃以驢千頭，運糧往給。桃豹、逖知之，密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豹以此宵遁，逖遂進屯封丘。而馮鐵遂據二臺，勒屯戍，漸感叛，勒來歸附者，日益衆。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各以雄兵相攻擊，至是皆受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待之皆有禮。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逖勸督農桑，尅已務施，不畜資產。百

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崖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
亡丞相忠孝盡矣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
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爲
改容義之遣使護送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
食卽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
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天祥南冠而囚平章阿合
馬入館驛坐名天祥問曰你何以至此天祥曰南朝
早用我北可不至南南可不至北馬顧左右曰此人

生、死、由、我、天、祥、曰、亡、國、之、人、要、殺、便、殺、道、甚、由、你、不、
由、你、馬、默、然、而、去、博、羅、丞、相、倨、坐、名、見、天、祥、入、長、揖、
通、事、曰、跪、天、祥、曰、南、之、揖、卽、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
博、羅、叱、左、右、曳、天、祥、於、地、天、祥、曰、天、下、事、有、廢、有、興、
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
既、已、至、此、但、早、施、刑、卽、爲、大、幸、博、羅、曰、你、道、有、興、有、
廢、且、道、盤、古、到、今、是、幾、帝、幾、王、天、祥、怒、曰、一、部、十、七、
史、從、何、處、說、起、我、今、日、非、赴、博、學、宏、詞、科、不、暇、泛、言、
博、羅、愧、乃、云、你、既、不、肯、說、且、道、古、時、曾、有、人、臣、將、宗、

廟城郭土地分付與別人了。又逃去。去否。天祥曰。賣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賊臣獻國。國亡當歿。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歿者。非忠。從元帝者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爲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立不以正。是篡也。天

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后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怒曰余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今日天祥至此有疾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忘于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時世祖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

聰尋猗盧及元子根比天○地○皆病歿，部落四散。琨子遵質於

盧衆，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盧衆三萬人馬牛

羊十萬歸琨。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銳以威勒箕

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且當閉關守

險，務農息士，旣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

不從，悉發其衆，命澹爲前驅，而自爲後繼，勒先據險

設伏，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并土震駭。琨窮感不能

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非、策數遣信安琨，欲與同獎

王室。琨由是率衆赴之。匹磾見琨甚相崇重，與琨結

婚約爲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右琨乃令
長史溫嶠勸進建武元年琨與匹磾共討石勒匹磾
推琨爲大都督軟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匹磾
從弟末波納勒厚賂不肯進兵以故琨與匹磾竟爲
末波所間匹磾遂拘留琨初琨之去晉陽也亦知夷
狄難以義伏冀翰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
慷慨悲其道窮欲幸部曲歿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爲
匹磾所拘自知必歿因爲五言詩贈其別駕意謀焉
琨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會王

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亦懼衆反已遂稱有詔
初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欲
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讐恥未雪耳。因歔歔不能自
勝。匹磾遂縊殺琨。時年四十八。琨少與祖逖爲友。聞
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
生先吾着鞭。其意氣如此。在晉陽嘗爲虜騎所圍。城
中窘迫。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
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思。向曉復
並棄圍而走。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三

○六直節名臣

○嵇康嵇紹

嵇康字叔夜，譙郡人。土木形骸，不事修飾。好服食，常

採御上藥，以爲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

非積學乎

導養得理，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

生篇，并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遯世遺名者，集爲

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九人。寓居河內之

山陽縣，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

琅琊王戎。沛人劉伶相友善。嘗遊竹林。故時號爲竹林七賢焉。康居貧。以鍛自給。時鍾會爲司馬。昭所昵。聞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倚鍛不顧。會深銜之。及山濤爲選曹郎。舉康自代。康又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故司馬昭聞而惡焉。康與東平呂昭子吳及吳弟安親善。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則千里命駕。會吳姪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昭。因此

除之遂殺安及康。初康採藥於汲郡北山中見隱者孫登欲與之言。登默不應。踰時將去。復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又遇王烈，共入山，得石髓如飴，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呼康往取，輒不見。烈嘆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及遭呂安事，爲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類致怨憎。昔慚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赧良朋。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爲世所玩。康別傳載康臨終之言。

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于今絕矣因援琴而鼓臨刑自若原子紹字延祖少知名山濤欲以爲秘書郎言紹平簡溫敏又曉音父子罪不相及帝曰如此便可爲丞不必復爲郎也後以待中從惠帝北伐王師敗績百官奔走惟紹獨身扞衛兵交御輦飛矢雨集遂歿惠帝深哀歎之及後左右欲浣帝衣帝曰此稽侍中血也勿浣

○安金藏樂工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爲皇嗣少府

監裴匪躬中官汜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
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
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
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
腹中五臟並出流血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輿致禁
中命高醫卻納五臟以桑白皮爲線縫合傳之藥閱
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余之忠
也卽詔停獄睿宗乃安神龍初母喪葬南門口營石
墳晝夜不息地本卽燥泉忽湧流廬之側李冬有華

大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闕於間景雲
時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屬其事工吏官擢右驍衛
將軍爵代國公詔鑄其名於秦華二山碑以爲榮卒
配享睿宗廟廷

○顏真卿顏常山

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也舉進士又擢制科
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雨真卿
辯獄而雨故郡人呼爲御史雨焉宰相楊國忠惡之
出爲平原太守真卿度安祿山必叛陽託霖雨增障

濬。隍料簡丁壯。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

不具其詳

又使參軍李平馳入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

女、得、忠、臣、

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

、廢、結、

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

愷。盧奕。蔣清。首以徇。河北真卿給諸將曰。吾素識愷

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是時肅宗卽位。靈

武真卿謀於衆曰。賊銳甚。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

赴行在。至德元年。真卿遂棄郡。渡河間。關至鳳翔。謁

帝。詔授御史大夫。兩京復出。爲馮翊太守。爲御史。唐

旻誣劾貶饒州刺史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因召
爲刑部侍郎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
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改尚書右丞宰相
元載又惡之乃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宣慰
使後因攝事太廟載又誣以誹謗貶峽州別駕載誅
楊綰薦真卿擢爲刑部尚書進吏部德宗立楊炎當
國又以直不容改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如故及盧杞
爲相乃改真卿爲太子太師并使罷之而數遣人問
以方鎮所便欲出之矣真卿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

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砥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後因李希烈陷汝州遂建遣真卿欲以往諭希烈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不聽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旣明不可往真卿曰君命不可避也旣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遂逼使上疏雪已真卿不聽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希烈所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太號求宰相無如太師者真卿叱之曰若等聞顏常山不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詎賊不絕口吾年且八

十官太師吾守吾節豈受若等脇邪會其黨周曾康
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爲帥事洩希烈乃拘送真
卿蔡州及希烈謀稱帝使問儀式真卿對曰老夫耄
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事余於是真卿遂被害
歿年七十六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天下皆不以
姓名稱而獨曰魯公魯公善正草筆力遒勁論者謂
其書點如墜石畫如夏雲鉤如屈金戈如發弩此其
大槩也至其千變萬化各具十體若中興頌之闕偉
象廟碑之莊重仙壇記之秀穎元魯山銘之深厚又

種種不同，自早季書千佛寺碑，已與歐虞徐沈暮年之筆相上下。嘗作筆法十二章，備盡師資之學。然其正書真足以垂世。

○辛讜

龐勛爲亂，泗州刺史杜愔完守備以待賊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救泗州。至洪澤，不敢進。有辛讜者，乘小舟潛度淮，說厚本。厚本不聽。明日賊攻城，益急。讜復請往，愔曰：「前往徒近矣，今又何往也？」讜曰：「此行得兵則反，不得則死之。」與之筮而別。讜復乘小舟負

戶突圍出見厚本爲陳利害其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何暇救人讜放公暇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旦夕公授詔救援而逗畱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爲寇場公詎獨能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死起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讜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爲之出涕厚本因問諸將士將士皆願請行讜舉身自擲叩首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似入城矣讜逐之攬得其髻舉劔欲擊士卒共救之讜曰臨陣妄言

惑衆必不可捨衆請不能得共奪之。讜素多力竟不能奪。讜曰將士登舟我則捨衆競登舟士卒有回顧者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惛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還久之泗州援兵又絕糧又盡人食薄粥辛讜言於杜悞請出求救於淮浙乃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舟輕行疾力鬪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揚州見令狐綯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

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救四州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強不敢進讜曰我請爲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衆猶不可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鎖讜帥衆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見讜喧呼動地讜復自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楊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載鹽米二萬石錢

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將萬餘拒之于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衆寡不敵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爲戰柵讜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旣不能及乃以槍揭火牛焚之戰艦所燃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會馬舉亦將精兵三萬救泗州賊衆乃敗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及平以讜爲亳州刺史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愔不

能成也其爲人如此

○劉蕡李邵

劉蕡字去華幽州人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有謀擢進士第元和後權綱廢弛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卽位思洗宿恥而宦人握兵號北司外脇羣臣內侮天子大和二
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廷
蕡對策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蕡對嗟
伏伏從從好伏以爲過古鼂董而畏中官睚眦不敢取於時被選

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齷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
參軍李邵曰蕢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
御正殿求直言臣才志懦劣不能質古今使陛下聞
未聞之言忽忽內思愧不可言今蕢所對空臆盡言
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上聞萬口藉藉至於垂泣謂
蕢指切左右恐近臣含怒變興非常忠良道窮綱紀
遂絕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蕢以直言副陛下所名
若臣所對遠不及且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
授以旌蕢直使臣逃苟且之慙而陛下獲直臣之用

不聽。黃對後七年，遂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黃募府，授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黃，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叅軍卒。

○劉安世字鄒浩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從學司馬光，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宣仁太后臨朝，擢爲右正言。章惇以強市崑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相交，結天下之人，指爲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不報。遂請外出，知成德。

軍章惇用事惡之黜知南安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
新州別駕英州安置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世
等家讒雖不行猶徙梅州惇與蔡汴必欲寘之歿因
使者入海島諷令過安世脇使自裁又擢一豪吏爲
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未至梅守先遣其客來安世
所勸其善自爲計安世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
紙付其僕曰我歿依而行之客密從僕所竊視皆經
紀同貶當歿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而嘔血歿故
安世得免焉昭懷后正位中宮惇亦復讒之時鄒浩

亦貶詔以檻車收二人付京師行未數驛而徽宗天、道、卽位赦復至安世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經移衡及鼎然後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曾布又惡之蔡京相復連七謫宣和七年卒年七十八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鍾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母曰諫官天子諍臣汝父欲爲而弗得汝今幸得居此當捐身以報國若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故安世在職累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辯旁侍者遠觀皆縮悚汗咸目之曰殿上虎云平

生不作草書不愛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則象司
馬光嘗曰溫公言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
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個道理因舉左右手
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及其成功
一也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一個誠縱橫妙用無
處不通以此杜門終日其樂無窮嘗與其徒馬永卿
言曰紹聖初某謫領表北望中原慨然永歎念惟先
人遺體遠投炎荒不復生還忽憶司馬光之言此人
處烟瘴之地唯絕嗜慾可以不死趙清獻欲絕不得

乃掛父母像於臥側亦志氣以自儆自偃臥其下而使父母儼然臨之。賣亦甚矣。卜居宋都杜門屏跡人不得見其面。然田夫野叟市井細民以爲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蘇軾論元祐人才至安世則曰器之真鐵漢不可及也。安世歿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冢。顏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

○陳東

陳東丹陽人。蚤有雋聲。倣儻負氣。蔡京王黼方用事。

人莫敢指言東獨不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累或稍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卽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初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讖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曰臣竊知太上皇已出幸亳社而蔡京父子朱勔父子及童貫等輩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太上逸邇南渡萬一果介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郡縣

千百中都百需悉取給焉自從數賊用事二十年間
賢士大夫恥於遊宦東南而其監司郡守州縣之官
率皆數賊門生數賊罪人難容自知不免反怨朝廷
畜緣太上遂請此行臣竊料數賊南渡之後必假太
上之威乘勢竊發羣惡響應間離陛下父子事必有
至難言者伏望陛下速降睿旨急追此數賊復還闕
下早正典刑邠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太上前在毫
社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不報李邦彥議與
金和李綱及种師道士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

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衆莫肯去昇登聞鼓搥而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共嚮磔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引去金人既解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吳敏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既歸復預鄉薦高宗卽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畱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是矣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

不報會布衣毆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於是府尹孟東名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曰○死○矣○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曰○死○矣○卽不敢言已言冝逃死乎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生○死○之○交○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歎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東自赴名至行在所凡十日而得罪歘然東雖以言忤權貴見殺

而書中所言多中時病朝廷往往施行之
季生曰此係憤激與屈平同非謂有見於君臣之義
所當如是而然也

○陳瓘

陳瓘南劍沙縣人中甲科僉書越州判官守蔡卞每
加敬禮檄攝通判明州章惇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
其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
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天子待公爲政敢
問公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瓘曰公誤

矣。此猶欲平舟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續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惇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爲太學博士，會卞與惇合正論，遂繼而紹述之說成矣。瓘奏哲宗言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爲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又言天子之孝與士大

夫之孝不同帝反覆究問意甚感悅約瓘再入見執
政聞而憾之遂出通判滄州徽宗卽位名爲左司諫
御史龔夫擊蔡京朝廷將逐夫瓘言紹聖以來七年
五逐言者今又罷夫若公道何瓘由是罷監揚州糧
料院改知無爲軍明年遷爲著作郎權給事中宰相
曾布使客告瓘曰不久卽真矣瓘語其子正彙曰吾
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吾
有一書將投之以決去就但郊祀妙人不遠恐澤不及汝
耳正彙頓首請書明日瓘遂持書入省布見書大怒

課辨移時，瓘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翼然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廉州。會正彙在杭，告蔡京欲動搃東宮事，下開封府併逮瓘。府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狹私情以符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也。內侍黃經臣緝紳大夫有愧內侍莅鞫，聞其辭，歎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

失實流海上。瓘亦安置通州。瓘常著尊堯集。謂紹聖
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
傳信。宜深明誣絜。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爲相。取其
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石州宰相偏令所過州出
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徙舍。且命凶人石懺知州
事。執至廷。大陳獄具。將脇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
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懺大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
尊堯集。尔瓘曰。然則何用。知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
名乎。盖以神考爲堯。主上不舜。助舜尊堯。何得爲罪。

時相學術淺短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
議干犯名分乎懾慚乃揖使退在台五年纔復承事
郎帝批進目令再叙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
居江州復有譖之者至不許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
又移楚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瓘智明慮遠方赴召
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
出者瓘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愆而
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
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携劔入

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卽白時宰錄副本於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以此故也。楊萬里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浚。時時跪請教，浚曰：元符貴人腰金紵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者也。

○胡銓吳師古陳剛中王廷珪

胡銓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答策凡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紹興五年，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八年，宰臣秦檜決

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各中外海海銓抗疏極
言乞斬王倫秦檜孫近書既上檜以詮狂妄凶悖鼓
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
乃以銓監廣州鹽倉十二年誅官羅汝楫劾銓詔除
名編管新州十八年新州守臣張棣好許銓謗訕怨望
移謫吉陽軍二十六年檜歿銓量移衡州銓之初上
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餒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
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爲賀其謫新州也
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託師古流袁州廷

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歿焉剛中啓曰
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
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有泰山之重又曰知無
不言願借上方之劔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廷珪
詩云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拄傾危痴兒不了
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
義直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孝宗
卽位銓復奉議郎知饒州隆興元年擢起居郎時旱
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數千言言堯舜

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絲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
爲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
鼎而不得聞靈帝殺竇武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
梁武信朱异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
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
不得聞陛下自卽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名者張
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
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介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
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二年除權兵部侍郎上以災

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銓以賑災爲急務
議和爲闕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
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然矣
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今日之議若成則有
可弔者十若不成則可賀者亦有十請爲陛下極言
之大略謂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
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
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
決不可安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

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林萬落，生理蕭然。自此復和，則蝨國害民，殆有甚者焉。然則今日之患，豈直兵費、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歲幣之外，又有私覲、私覲之外，又有賀正、生辰、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樂而爲之！側聞虜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爲再拜不已，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與視，與視不已，必至。

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事至於此求爲匹夫尚
可得乎儻乾剛獨斷追回使者絕請和之議以鼓戰
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如此則可賀者亦有十省
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
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
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
無銜璧輿襯之號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
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稚亦知之而陛下
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

婦人也。乾道初，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銓力求去，乃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陛辭，上問曰：卿今何歸？銓曰：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之，薨謚忠簡。有澹菴集一百卷行于世。

○洪皓

洪皓，鄱陽人。登進士第。時議遣人使金，張浚薦皓爲徽猷閣待制、禮部尚書，充大金通問使。皓至太原，留一年，至雲中，粘罕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志，兩宮而歸，恨力不能傑，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歎不

卽豫亦死願就鼎鑊無悔粘罕怒欲殺之旁一酋言曰此忠臣也皓乃得流遞冷山流遞唐言編窠也雲中至冷山六十日距金主所都僅百里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乃使教其八子方二帝之遷居五國城也皓在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粟麵獻二帝二帝始知上卽位紹興十年因謀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于上言順昌之役金人震懼奪魄燕山珍寶盡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

十一年又求得韋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又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終不如此一書是冬復又密奏曰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人隨軍今不敢矣若和議未決不若乘勢進擊又言金人見胡銓封事知中國有人益懼張丞相名動異域可惜置之散地又復言金人問李綱趙鼎安否未幾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皆在遣中乃得還皓自建炎已酉奉使至是九十五年既還入對退語秦檜曰張魏公金人所憚錢塘

暫居而景靈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

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

官當尤所戒

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啣鍾大呂乃可八

月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後

好人

因議不遣趙彬等家屬還金觸檜怒侍御史李文會

遂劾皓不省母出知饒州明年大水中官白鏐宣言

諫官何如中官大臣

何如內○臣○

燮理垂懿洪尚書名聞天下而朝廷不用檜怒繫鏐

好人

大理獄諫官詹大方論皓與鏐更相稱譽罷皓提舉

好人

江州太平觀李勤又附檜誣皓作欺世飛語責濠州

團練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雍州卒年六十八歿後一日檜亦歿帝聞皓卒嗟惜之復徵猷閣學士謚忠宣皓初在金范鎮之孫祖平爲傭奴皓言於金人而釋之劉光世庶女爲人豢豕亦贖而嫁之他貴族流落賤微者皆力拔以出旣幸得歸爲檜所嫉復貶竄以歿悲夫

○汪立信汪麟金明

汪立信六安人淳祐六年登進士第荆胡制置趙葵辟充叅議官葵去馬光祖來代之鄂州圍解賈似道

惡關外之臣與已分功欲以軍興時支散官物爲罪
擊去之光祖與葵有隙被旨卽召吏稽勾簿書卒不
能得乃以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爲葵放散
官物聞于朝立信力爭之曰方艱難時趙公蒞事勤
勞而公以非理播捨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効公
所爲可乎光祖怒曰吾不能爲度外事知奉朝命而
已若他日處此勉爲之立信曰使某不爲則已果爲
之必不效公所爲也遂投劾去景定二年差知江陵
府時襄陽圍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城

皆不宜抽減，并移書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爲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以然。且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遊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若久，拘聘使，何益徒使敵得以爲辭耳。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苟怗愒歲日，嘯

傲湖山則天敗我也銜壁與觀之禮請備以俟似道
得書大怒抵之地詎曰瞎賊狂言乃尔盖以立信眇
云遂斥去咸淳十年元兵大舉伐宋復以立信爲江
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
受詔卽日上道以妻子託愛將金明日我不負國家
尔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
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李章瞎賊今
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日今江南無一
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尔既至建康守

兵悉潰立信知事不成卽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
控引淮漢以爲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蕪湖江漢守
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
乃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爲表起居三宮夜分起步庭
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
卒伯顏入建康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使果用我安
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
陽立信子麟在建康不肯降崎嶇走入閩中而死

○陸秀夫劉鼎孫

秀夫鎮江人也。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江南，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二王走溫州，秀夫追從之。與陳宜中、張世傑等共立益王于福州。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旋與宜中議不合，使言者劾之。張世傑曰：「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屬井澳風。」王驚，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乃與衆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至元十六年，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

世傑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杖劍驅妻子入海卽負王赴海歿時年四十四翰林學士劉鼎孫亦驅家屬沉海不歿被執拷掠不歿復赴海

○文天祥文陞杜滌鄒鳳趙時賞趙孟深

天祥字宋瑞吉水人也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官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理宗親拔爲第一德祐初以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

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乎。天祥曰。吾亦知之。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衛者。吾故不自量。欲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有興起者耳。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八月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畱不遣。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天祥陛辭上

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
孟釁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
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寢弱故敵
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沉痛悔
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闔於
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闔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
而建闔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闔於揚州責長
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如此
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濶遠不報明年正月

元兵至臯亭山距臨安三十里上下震恐有旨天祥
詣伯顏軍前遂與宰相吳堅同行伯顏留天祥軍中
獨遣堅還明日吳堅賈餘慶及樞密院謙堂家鉉翁
劉岳與呂師孟奉降表至天祥大罵賈餘慶賣國伯
顏乃趣天祥隨祈請使北行天台杜沂從至京口與
天祥謀趨真州真州守將苗再成聞天祥至卽喜而
出迎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閩小隙不能合
從耳天祥卽以書遺二制置時制置使李庭芝以爲
天祥來說降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

城壘天祥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然亦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兵入索之執杜濬去濬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因募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復汎海以達温州益王立天祥以觀文殿學士召至福州拜右丞相至元十四年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出江西入會昌遣叅謀張抃監軍趙時賞趙孟滌等盛兵薄贛城鄒鳳以贛諸縣兵擣永豐攻太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

平武軍建康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時
勢至此已無可爲矣。適元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
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追至空坑。軍士皆潰。
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
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也。執之而歸。天祥以此得
逸去。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至元十五年進屯
麗江浦。入般。漢益王、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有
詔獎諭。天祥具略曰：方敵氛之正惡，勦茲勤王及皇
路之已傾，捐軀狗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

雖成敗利鈍逆睹之未能而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
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木萬折而必東夫賀陸秀夫筆
也十一月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力飯五坡嶺
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急至腦子不灰
鄒鳳自剄扶入南嶺乃焚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
是皆歿杜濬先被執至是亦遂以憂歿惟趙孟深得
遁去天祥至潮陽見弘範請劔弘範曰殺之名在彼
容之名在我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
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乃

姓感悅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皋縣修逸母墓而與逸書求通使互市會朝廷復遣戴淵爲都督逸以淵吳人雖有才望而無弘智遠略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又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而卒先是戴洋語華譚曰祖豫州九月當滅妖星已見於豫州之分矣逸亦見星而嘆曰此爲我也俄卒於雍丘時年五十六豫州士民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之立祠王敦又懷逆畏逸不敢發至是遂成謀矣

○劉琨

劉琨字越石琨少得儁朗之目與祖逖俱沙雒豪著
名年二十六爲司隸從事與征虜將軍石崇金谷澗
中別廬賦詩大爲當時所賞永嘉元年爲并州刺史
時東瀛公騫白晉陽鎮鄴并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
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阻塞琨募得千餘人
轉鬪至晉陽琨剪除荆棘收斂枯骸造府朝建市獄
寇盜互來倚城門以戰百姓負楯而耕屬鞮而褥琨
撫循勞來甚得物情劉淵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

琨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淵懼，乃城蒲子。

居之，在官未期，流人稍復，雞犬之音亦復相接。但琨

○成○賊○論○人

善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歸者數千而去者亦

復相繼。初，單于猗也有救東瀛公騰之勲，琨表其弟

入○控○海○也

猗盧爲代郡公，以結之。屬上黨太守降于劉聰，鴈門

烏丸復反，琨親率兵，盡滅之。琨遣于黎乘虛襲晉陽，降

之。琨父母並遇害，琨乃引精兵，并力攻黎，大敗黎，猗

盧因遺琨牛馬，留其將箕津等與共，攻晉陽而去。蓋

以報琨也。愍帝即位，拜琨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

假節現上疏曰臣請表請願與鮮卑犄盧尅期會于
平陽屬大司馬博陸公浚爲石勒所虜勤勢轉盛欲
來襲臣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雖多及今東北
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
慮惟務圖臣臣子然自守則稽聽之謀進討則勒襲
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俟秋
穀既登胡馬已肥臣當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
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威靈獲展微
效然後隕首讎國沒而無悔三年現與犄盧期討劉

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雷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上因召入天祥。天祥

請歿乃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歿矣。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歿。數日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子曰：成仁。孟子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天祥歿前四日，司天奏三台折。方天祥過南安，遣人告墓，以弟壁之子。陛爲嗣。又寄弟詩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大德中，陛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州。過京師，有欲官之者，陛輒辭。

○家鉉翁

冢鉉翁眉州人以廕補官累官知常州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奚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璧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邃於春秋自號則堂元帝改館河間乃以春秋教授子弟數爲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成宗卽位放還賜號處士數年以壽終

○謝枋得謝徽明二子

枋得字君直，弋陽人也。爲人豪爽，好直言，與人論古
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徐霖稱其如
驚鶴摩霄，不可籠繫。吳潛宣撫江東，辟差幹辦公事，
團結民兵以扞饒信。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
康，摘似道政事爲問目，言兵必至，國必亡。潛使陸景
思啗之上，其藁於似道坐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
德祐元年，枋得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是
時，伯顏兵入臨安，進攻信州，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
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麻衣躡履，人不識之。已而

又去賣卜建陽市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
薦枋得等二十二人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
台將旨詔之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姓名
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強也二十五年詔江南
求人才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
南無人才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
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沉三子之正
論武王太公溲溲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
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歿殷

命必不黜。夫女遣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初請明年遣使問安。當時王倫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命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謂枋得曰：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令毋深入，待還歲幣，卽議和。兵交三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挈數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痛哭。福建行省叅政魏天祐欲薦枋得，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德意，反起銀冶

病民顧以我輩飾好邪天祐怒強之北行二十六年
至京師問謝太后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
愼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尔吾豈不汝
若邪好漢噩夢炎使醫特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棄之於
地好漢終不食而歿枋得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爲當陽尉
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歿二
子趨進抱父屍亦歿

